



从此 我爱的人 都像你

CONGCI
WOAIDEREN



DOU
XIANGNI

默默安然 / 著



再用
一万年
来去
忘记你

谨此故事

献给我们越长大
越孤单的青春

韩寒力荐电影《怦然心动》
花火版文字纯美再现

两小无猜的爱情隐匿在字里行间
绝城荒芜的青春尘封在从此之后
他们曾是世界尽头最孤寂的人，
只是青春散场，夕阳垂暮，他们用爱筑起整座城池，却拯救不了灰飞烟灭的爱情
在薄凉如水的尘世，求得青梅竹马，只愿同生共死
亲爱的，我只能假装恨你
这样，离开的时候，就不会发出心碎的声音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从此
我愛的人
都像你

CONGCI
WOAIDEREN

DOU
XIANGNI

默默安然 /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此我爱的人都像你/默默安然 著.--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2.8
ISBN 978-7-5112-3010-2
I. ①从… II. ①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83740 号

从此我爱的人都像你

著 者: 默默安然

出 版 人: 朱 庆
责任编辑: 庄 宁
封面设计: 许 静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策 划: 李 敏 吕绍婷
责任校对: 张 翀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 (原崇文区) 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E - 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140 千字 印 张: 9

版 次: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3010-2

定 价: 19.80 元



C O N T E N T 目录

Chapter 01 回忆将灵魂掏空 / 001

Chapter 02 专属我的小天使 / 007

Chapter 03 被风吹散的美好 / 019

Chapter 04 断了线的信笺 / 0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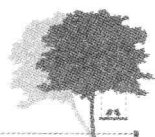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05 我还是很想他 / 069

Chapter 06 其实我心有所属 / 103

Chapter 07 可惜不是你 / 135



目录 CONTENT



Chapter 08 我们再也不分开 / 155

Chapter 09 说好会幸福呢 / 181

Chapter 10 为爱勇敢一次 / 205

Chapter 11 明明很爱你 / 225

Chapter 12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/ 249

Chapter 13 将悲伤刻盘 / 277





我坐上回望年村的长途车时，雪已经下了起来。望年村还是老样子，一眼望去有点寂寥，但是有一种特别宁静安逸的乡土气息始终飘荡着。我总有种错觉，像是外面的世界无论怎样天翻地覆地改变，这里永远都会保留着原来的样子，我可以借由它回到从前。只是，这一次，我却是来和它告别的。

想来，上一次回望年村，还是五年前。

五年前爸妈卖了房子，从此开始看不到尽头的租房生涯。然后就是外婆过世，身体一直很硬朗的外公在外婆过世后不到一年，竟也心脏病突发跟着去了。这间房子一直空着，东西也都放在里面没有变卖，如今，政府终于要改造望年村，这间房子也离拆除不远了。我生命里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这里，我在这里遇见谢子希，我们一起长大，即使之后分离了很多年，都没有相互遗忘。可是，我与谢子希的终结，竟也是在这儿。五年前的那天，我和谢子希就是在这里最后分别，我俩蹲在地上紧紧拥抱，影子温柔缱绻地覆盖在一起。然而我们身后却有一大片浓重的阴影，里面住着一只用血与泪豢养的怪物，虎视眈眈着我们。

从那一刻开始，我所有的青春岁月全都结束了。我有朋友、有爱人的岁月，统统在五年前的今天结束了，即使我闭上眼睛，还能清晰地想起顾淼淼的笑容，想起那时候我和她，还有程阳，三人一起走在路上时的无忧无虑，可如今再不会重现了。

这五年来，逢年过节我都会给顾淼淼发信息，顺便问一句顾

萱萱的情况，她偶尔会回复我，但只是淡淡的几句，诸如“老样子”“还好”之类的话，自己的事情一概不提。

她用行动让我知道，她已经不想再和我有任何个人的交集了。

终究是我欠她的，五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事，是我的噩梦，也是她的。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留着那一年今天的新闻，可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将那张报纸扔在我面前的样子。就是这个日子，每一年都会折磨我，梦里面那扭曲的单车、人们的视线，像一张网将我紧紧缠住。

两年前沈念杨回来了，回来之后的他像变了一个人，变得安静、不苟言笑，却也懂事了。只是爸妈在他身上寄予的厚望注定只是一场空了，他的一生都无法摆脱“顾萱萱”三个字。

这世上会有一直恨着我的人，会有我无法偿还的人，但也有我永生难忘的爱人。

回到幼时住过很久的屋子，扑面而来的只有尘土的腥气，熟悉的味道已经淡得快要闻不见了。我将外婆一直用着的折了三个齿的梳子，以及外公的老旧话匣子，统统放进了包里。我在外婆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封落满灰尘的信，也许是因为信的外面写着我的名字，才没有被收拾遗物的人扔掉。

信的日期是五年前，五年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谢子希央求外婆将信交给我，只是他不知道那时我已去往异地。

读完信，从里面锁上了门，在小时候睡过的床上一直坐到天黑。旧日时光一幕幕出现在我脑海里，整整五年时间，我刻意封锁的回忆一瞬间全部涌回来，压得我几乎要窒息。

虽然一切都过去了。

过去的五年里，我麻木地生活着，时常感觉自己只是一台冰冷



的机器，我的心，在五年前的今天摔得粉碎，再也凑不完整了。之后的人生，我总得带着这份残缺活下去。

走到长途车站时，知道距离下一班开车还有不到半个小时，我朝与外婆家相反的那个方向望了望，目光落在一座在暮色中灰沉沉的房子上。犹豫了一阵，我还是艰难地迈向了它。

从此我可能再不会来望年村，所以这告别，就做得彻底一点吧。我从包里掏出一个A4纸大的纸盒子，踩着房后倒扣的破缸站上去，然后轻轻将盒子丢到了院子里。

从缸上跳下来，本想绕到门口看一眼，却在转角看见一个刚刚锁上大门要朝我的方向转过身来的人。看着他转身的动作、他脊背的弧度，我险些脱口而出那个多年未曾叫过的名字。可是最后，我还是在他发现之前，迅速闪到了一边，然后抬起脚，朝着刚刚来的路拼命跑了起来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见那急促的脚步声，总之，直到我坐上车子，没见他追来。

或许不是他吧。或许只是光线太昏暗，或许我早已忘了他的样子，总之，我有千万个理由否定那是他。可是，我没办法让我的心做假。

但是怎么那么巧，距离我扔进那个盒子，到他锁门，中间或许只差一分钟，可是他没有察觉到。等他察觉到的时候，我也已经再次离开了。

那个盒子里，是这五年来我给他写的所有信。

在车子开回桐泽市的路上，我终于拨通了谢子希的电话，那个号码在我手机里安静了那么多年，总算轮到了它。

“喂？”谢子希的声音里充满了不敢相信，在风声造成的杂音

里面，我听见他在喊，“念念，念念，是你吗？”

“谢子希……”我一字一顿地说，“我和你说过了，我们的事都过去了，你别再等了。”

“你回来了？你在望年村？”

“我已经离开了，也不会再回去。”

车窗外，雪花在路灯下飘浮着，显得特别不真实，就像听筒那边他瞬间弱下去的呼吸声一样。好半天他才说出一句话：“念念，你什么时候才肯原谅我？”

“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什么原不原谅。”

“我忘不掉！我也知道，即使我们再在一起，也不能回到从前了，可是我真的忘不掉……”我好后悔没有快点挂掉电话，才听到他呜咽的哭声，“念念，你教教我好不好，该怎么做才能忘掉……”

他悲戚的声音像一根根刺，一下下刺着我的心，我不敢多说一句，生怕忍不住透露了自己的软弱。

“对不起，再见。”

我竭尽全力说完这句，不顾他的阻拦，挂断了电话。

谢子希。程阳。顾淼淼。

我青春所有美好的组成部分，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消失了，只不过剩下几个单薄的字舍不得删掉，就好像留着它们就不算真正失去一样。可是，有一个号码，却永远也拨不通了。我曾经一次次尝试拨过程阳的号码，回答我的是冷冰冰的女声，告诉我，这个号码是空号了。

这个人不在在了。

这根本就不是简简单单一句“原谅”就能掩盖的。



我依次找到这三个名字，做了统一的动作——删除。

然后，我才将手机后盖打开，将SIM卡拔出来，打开窗子丢进了雪里面。

谢子希，对不起。

连望年村都要拆除了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桃源能收容我们的爱与恨，以及身上背负的罪。只是我很怕，你的脸会一直挡在我面前。我怕想起你，又怕忘记你。我一直在画地为牢，把自己困在回忆里。

但我明白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另一个你，而是所有人都变成了你的影子。



生在一个大家庭，真的是有苦说不出。不置身其中的人不会懂得，那根本不是“热闹”两个字可以涵盖。

我家的亲戚多到我一直都认不全，经常在爸爸妈妈嘴里听到一连串需要叫的叔叔、阿姨、姑姑，却怎样也搞不清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在这个家里面，以爷爷为主导，爷爷的话是第一权威，几乎是直接被执行的。

在长大后，我开始觉得奇怪。如果说爸爸、叔叔他们因为血缘关系而服从爷爷说的话，那妈妈呢，她的理由是什么？与此同时，在我开始对这件事感到不理解时，我就明白，也许这辈子我都无法懂得与得到所谓亲情间的羁绊。

但是，这是我的问题吗？

我对家的记忆是有断层的，这个断层来源于我的弟弟。我童年里对爸妈的印象，只有很讽刺的一句话：“含含，爸爸妈妈再给你生个小弟弟怎么样？”每次听到这句话，我都会哭。可是，在我刚满三岁的时候，弟弟出生了。我身体健康，所以弟弟算是超生的，交了罚款才有了户口。我俩的名字都是爷爷起的，前一个字依族谱，我又一字“含”，弟弟又一字“杨”。含，无非要女孩子含蓄内敛一点；杨，便是希望男孩子能高大挺拔。沈念含，沈念杨。

弟弟出生之后，我就在这个家里失去了位置。虽然三岁的记忆很浅很浅，只是偶尔闪过的片段，我却依旧记得那个除夕正好是弟弟的百日，初一天一亮我就被外婆领着走出家门，回过头，妈妈抱

着弟弟站在门口，都没有出来送我。

家里同时养两个小孩，确实很麻烦，都上幼儿园开销又太大。而且，我是姐姐，已经三岁，能跑能跳，所以，理应让出位置。虽然这个道理心里明白，可是总想问一句：为什么？

为什么我是姐姐，我就要离开爸妈？还有，为什么有了我，还要生个弟弟呢？

我就是带着这种不甘心，被外婆一路带到望年村的。当时我并没有想很多，只是觉得爸妈不要我了，他们只爱弟弟了。可是，出门时带着的眼泪，渐渐稀释在路途的时间里，窗外陌生的景色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望年村离桐泽市从地理上来说并不是很远，只是较偏僻，又没什么好山好水，所以一直没有通高速路，车程就会久一点。我对望年村的第一印象就是好脏，地面踩上去全是松松软软的黄土，空气里自然也都是土的味道。

没有一座楼房，全部是砖搭的平房，但是每家每户都有院子，无论大小。

外婆家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院子，里面种着一棵大大的石榴树，就已经显得很满了。走进是个方方正正的小厅，两边各有一间小房。我过去之后，其中一间一直不住人的房子就被收拾了出来，换了新的床单被褥，只不过一开始的几个月我还不一个人睡，每晚都要外婆过来陪我。

那时的外公、外婆身体都还硬朗，甚至走路都不怎么驼背。外公不太爱讲话，但是也不凶。外婆倒是话很多，絮絮叨叨，一惊一乍的。

我被外婆领着在村口下车时，外公等在那里，接过了外婆手里



大包小包的我的东西。路上遇见了一头趴在地上摇着尾巴的牛，还有一群鸡鸭鹅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太过于新鲜了。

走到家门口时，外婆突然拉着我停下，指着蹲在地上玩土的一个小男孩说：“这是希希，和你一样大，以后你们两个玩。来，希希，这是含含。”

我真的已经回忆不起当时谢子希的样子了，三岁的小毛头而已。有时候看着电视里那些小大人似的小男孩，会不自觉地对比，当时的谢子希大概也是这样的，不是那么好看，却很机灵，浑身透着一种聪明劲儿。

外婆进屋收拾东西，留我一个人站在外面，和谢子希在一起。他压根儿没有抬头看我，很认真地将手里的土堆到一起又散开。

“喂——”我弯下腰用手指戳了一下他。他抬头瞟了我一眼，然后又低下头去。

“喂——”我生气了，用脚踹他。

他终于站起身来，那时的他比我高一点点，微乎其微的一点，却有些刻意地挺着背，拍着两只手上的土，说：“我不叫喂，我叫谢子希。”

就是这个小鬼头——谢子希，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。

望年村里面小孩子很多，几乎没有青壮年，年轻人长大了走出去，到了城市里，留下一些老人，然后将他们无法照看的小孩子送回来让老人代为照看。谢子希的爸妈都在离这里很远的城市做生意，因为景况不是太好，所以两人都无法休息，于是将他送回来给爷爷照顾。

他爷爷是个蛮凶的老头，似乎只对他一个好，导致周围的小孩子都很怕他，也很少和他一起玩。但是偏偏外公和他爷爷非常要好，就变成只有我和谢子希一起玩了。

起初谢子希是不太爱理我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我比较笨的缘故，那时候我还特别爱摔跤。他在前面跑，我在后面追，总是没几步就趴在地上。虽然不是硬硬的柏油路，摔一下不会那么痛，但我每次都会坐在地上大哭，一直哭到他回来找我。然后他就带我回外婆家，等外婆给我上完药水。他走，我瘸着腿继续追。后来，他终于不会跑很快了，他会慢慢走，只比我快一点点。当然，那时候我也不是那么爱摔跤了。

望年村里小孩子们的活动很少，我从家里带过去的玩具，全都是他们看来很新奇的。但是几乎是拿出来一样就被抢走一样，而且没有人主动还回来。外婆总是找到他们的家里去，问谁抢了含含的玩具，久而久之，他们都叫我小气鬼，就没有人和我玩了。很奇怪的，我也不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，不仅如此，我还很怕他们。在我和谢子希都大一点之后，我有次叫他们“野孩子”，谢子希立刻说：“你不也是。”然后我莫名其妙哭了好久。其实，自己和他们也没什么不同，人的潜意识还是会把自己挑出来，抹上层鲜亮点的油漆。

我们两个经常找一个不会被大人发现的角落玩过家家，从家里拿了碗和盘子，从鸡窝里偷了很多菜叶，然后在小卖部买火柴，玩烧饭的游戏。结果那天回家史无前例挨了骂，小卖部的爷爷将我们买火柴的事情告诉了大人，我们两个被骂得体无完肤。偶尔也挖蚂蚁洞，经常被别人家出来的大人驱赶。最危险的一次是，大门打



开，我俩还没来得及跑，就蹿出一条好大的狗。那时候那狗看起来好像比我俩还要大，它在后面追，我们两个在前面跑，结果我又摔倒，谢子希来拉我，就被狗咬了胳膊一口。

在望年村里，被狗咬是件大事，因为曾经有过狂犬病死亡的例子，况且当时的谢子希胳膊才那么细一点。我真的吓坏了，跟着他和他爷爷去医院，一路上哭得比谢子希还惨。他爷爷一定很讨厌我，如果不是谢子希闹着要带我一起去，他肯定狠狠打我一顿把我丢回家吧。

那天晚上，外婆煮了一篮子鸡蛋送去了谢子希家，那鸡蛋是家里的鸡下的，存了好久，一下子都没了。我听见外婆唉声叹气，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心里满是惊恐，好久不敢和外公外婆讲话，更不敢出门找谢子希。

结果还是他来找我。一大早外婆打开门出去洒水，就撞见他站在门外往里瞧。那时我已经醒了，听到他说话，翻身爬起来就往门外跑，他看到我就喊：“念念……”

外婆笑着问：“你怎么叫她念念啊，我们都叫她含含。”

其实外婆不知道，我第一次给谢子希写我的名字时写错了，因为两个字太相近，我写成了两个念。我还没有发现，兴高采烈地教他：“这个字叫‘念’，这个……”看到第二个字时我也察觉出不对了，但谢子希马上接过去说：“那你叫沈念念啊！”

然后任凭我怎么纠正，他就是不改口了。就这样，“念念”叫了下去。

那时候的电视机没有几个频道，每天傍晚段的动画片成了我们最大的期待。无论是《樱桃小丸子》还是《哆啦A梦》，每天在那个时间档，我和谢子希就会坐在一起看。有一集讲的是，大雄坐着时光机看见长大